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十二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五
梁紀

高祖武帝上

在位四十八年

壽八十六



講衍字叔達姓蕭氏蘭陵人仕齊為大司馬尋封
梁王二月受齊禪國號梁改元天監

天監元年春正月齊和帝遣兼侍中席闡文等慰勞建康○
大司馬衍下令凡東昏時浮費自非可以習禮樂之容繕甲
兵之備者餘皆焚絕○進大司馬衍都督中外諸軍事劍履
上殿贊拜不名○大司馬內有受禪之志沈約微扣其端大
司馬然之約出大司馬召范雲告之雲對畧同約旨大司馬
曰我起兵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卿二人
也於是詔進大司馬位相國總百揆揚州牧封十郡為梁公
備九錫九錫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器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鉅鬯○二月
詔梁公進爵為王○殺齊邵陵王寶攸數人鄱陽王寶寅奔

魏魏都蒲何反亦作魏番郡名系梁人深器重之○齊和帝東歸至姑孰下詔

禪位于梁王即皇帝位奉和帝為巴陵王尋殺之王之鎮荆

州也琅邪顏見遠為錄事參軍既禪位見遠不食數日而卒

上聞之曰我自應天從人何預天下士大夫事而顏見遠乃

至於此○齊南康侯子恪恪克反及弟邠陽侯子範嘗因事入

見上從容謂曰天下公器非可力取苟無期運雖項籍之力

終亦敗亡宋孝武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皆燹之燹直禁反毒鳥

疑而卒為患我初平建康人皆勸我除去卿輩以壹物心我

於時依而行之誰謂不可正以江左以來代謝之際必相屠

滅感傷和氣所以國祚不長又齊梁雖云革命事異前世我

與卿兄弟雖復絕服宗屬未遠齊業之切亦共甘苦情同一

家豈可遽如行路之人况卿今日猶是宗室我方坦然相期

卿無復懷自外之意小待自當知我寸心子恪兄弟凡十六

梁武帝

人皆仕梁子恪子範子質子顯子雲子暉並以才能知名歷

官清顯各以壽終論帝資非殘忍胡曰梁武以兵取而財資非殘忍之人也故於蕭子恪等亦保全之向使沈約

不進邪說封巴陵以小國俾奉齊祀為梁武帝亦必從之豈不美哉武帝以利害所迫知於弊俗未受命間先殺陸賈蓋以立威勢而

不云乎商之子孫其雖不黨上帝所命於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夫惟順人而受命則命在我矣何虞乎商之服得而勤其後商哉

使武帝待子恪十八人之心施諸六室與巴陵王不行不義不殺不辜遂為五朝盛

德之主又何嘗哉○詔公車府謗木肺石傍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欲

若者書之於木肺石也周凡秋官左嘉石平羅人石肺石達於人函胡謗反置也

有橫議橫胡謗也投謗木函若有功勞才器免沈莫達者投肺

石函上身服浣濯之衣院胡管反濯衣常膳唯以菜蔬膳時戰

他讎每簡長吏務選廉平皆召見於前勉以政道擢尚書殿

中郎到溉到都導反姓為建安內史左戶侍郎劉勰勰祖為晉

安太守二人皆以廉著稱又著令小縣令有能遷大縣大縣

有能遷二千石以山陰令丘仲孚為長沙內史武康令何遜

為宣城太守由是廉能莫不知勸○上素善鍾律欲釐正雅

樂乃自制四器名之為通每通鍾律用二百七十絲長九

尺應鍾弦用一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彊中間十

律以是為差因以通聲轉推月氣悉無差違而還得相中又

制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中間十

律以是為差以寫通聲依古鍾玉律並皆不差於是被以八音

施以七聲莫不和韻先是宮懸止有四罇鍾罇伯各反十二

雜以編鐘編磬衡鐘凡十六處之虛所以掛鐘磬上始命設

十二罇鐘各有編鐘編磬凡三十六處而去衡鐘四隅植建

鼓○二年五月霄城文侯范雲卒雲盡心事上知無不為臨

煩劇精力過人及卒眾謂沈約宜當樞管上以約輕易不

如尚書左丞徐勉乃以勉及右衛將軍周捨同參國政捨雅

量不及勉而清簡過之兩人俱稱賢相當留省內罕得休下

勉或時還宅羣犬驚吠每有表奏輒焚其藁捨豫機密二十

餘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

徐年未嘗離左右國史詔詰儀體法律軍旅謀謨皆掌之與

人言謹謹也却終日不絕而竟不漏洲機事衆尤服之○魏

既罷監池之禁而其利皆為富彊所專乃復收監池利入公

○八月魏堂法宗攻焦城先是南梁太守馮道根戍阜陵初

到脩城隍隍湖也遠斥候如敵將至衆頗笑之道

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城未畢堂法宗等二万奄至城下

衆皆失色道根命大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

兵戰破之魏人見其意思閉服戰又不利遂引去○魏既遷

洛陽北边荒遠因以飢饉百姓困弊魏主遣尚書左僕射源

懷巡行北边六鎮賑給貧乏考論殿最事之得失後也沃野

鎮將于祚皇太后之世父與懷通婚時于勁方用事執傾朝野

祚頗有受納懷將入鎮祚郊迎道左懷不與語即劾奏免官

懷朔鎮將元尼須與懷舊交貪穢狼籍置酒請懷謂懷曰命

之長短繫卿之口豈可不相寬貸懷曰今日源懷與故人飲

酒之坐非鞠獄之所也鞠居六反明日公庭始為使者檢

鎮將罪狀之颯耳須揮淚無以對竟察劾抵罪○三年魏改

元正始六月魏大旱散騎常侍邢巒邢平經奏稱昔者明王

重粟帛輕金玉何則粟帛養民而安國金玉无用而敗德者

故也先帝深鑒奢泰務崇節儉至以紙絹為帳裯帳知亮反

買積以費資速景明之初承升平之業四境清晏遠邇來

同於是貢篚相繼篚府尾反商估交入諸所獻納倍多

於常金玉常有餘國用常不足苟非為之分限但恐歲計不

通自今請非要須者一切不受魏主納之○七月魏人攻義

陽上遺寧朔將軍馬仙琕救之琕反仙琕轉戰而前兵執甚

銳元英結壘於士雅山分命諸將伏於四山示之以弱仙琕

乘勝直抵英營英縱兵擊之統軍傅永擐甲執槊擐所通俗

者謂之槊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

梁武帝

文曰

者謂之槊

單騎先入唯軍主蔡三虎副之突陳橫過梁兵射

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仙理大敗逃走元英謂永曰公傷
矣且還營永曰昔漢高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
將奈何使賊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尽夜而返時年七
十餘矣軍中莫不壯之仙理復帥萬餘人進擊英英又破之
義陽危急八月降於魏英使司馬陸希道為露板嫌其不精
命傳永改之永不增文彩直為之陳列軍事處置形要而已
英深賞之曰觀此經筵雖有金城湯池不能守矣王曰義陽
魏西之屏
蔽也義陽不守則壽春合肥不得安發矣仙理輕躁不知謀且非
解圍之師傳永單騎先登若徒勇者至作路市乃能陳陣列軍事
處置形要豈徒勇哉魏詔營繕國李時魏平寧日久李業大盛
燕齊趙魏之間教授者不可勝數弟子著錄多者千餘人小
者猶數百州李茂異郡貢孝廉每年逾眾○上雅好儒術以
東晉宋齊雖開置國李不及十年輒廢之其存亦文具而已
無講授之實○四年正月朔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膺
雅道各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歇許竭反
林息也風節罔樹抑
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後進以賀瑒
瑒音及明山賓沈峻嚴植之補博士各主一館館有數百生
給其餼廩餼許既反饋生肉也
廩力巖反給與米也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其
年之間懷經負笈者雲會笈及入反又極
暉反負書箱也又選李生往會稽
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選文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
分遣博士祭酒巡州郡立李○魏有芝生於太極殿之西序
魏主以示侍中崔光光上表以為此莊子所謂氣蒸成菌者
也菌巨韻反草名說文
也地華莊子曰蒸成菌柔脆之物脆此弱反小粟
易斷也不作脆生於墟落
穢濕之地不當生於殿堂高華之處今忽有之厥狀扶踈誠
足異也夫野木生朝野鳥入廟古人皆以為敗亡之象故大
戊中宗戊辰高宗反懼災脩德殷道以昌所謂家利而怪先國
興而妖豫者也今西南二方兵革未息郊甸之內大旱踰時
民勞物悴莫此之甚承天育民者所宜矜恤伏願陛下側躬
聳意惟新聖道節夜飲之樂莽方富之年則魏祚可以永隆

皇壽等於山嶽矣於時魏主好宴樂故光言及之○十月上

大舉伐魏以揚州刺史臨川王宏都督北討諸軍事王公以

下各上國租及田穀以助軍宏軍于洛口魏以中山王英為

征南將軍帥眾十餘萬以拒梁軍是歲大穰米斛三十錢

魏主詔王公以下直言忠諫治書侍御

史陽固上表以為當今之務宜親宗室勤庶政貴農桑賤工

賈賈音古百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无用之費桑門即沙

宗室好桑門之法不親政事故固言及之○初魏御史中尉

甄琛表稱周禮山林川澤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蓋取之以

時不使戕賊而已戕在良反故雖置有司實為民守之也夫

一家之長必惠養子孫天下之君必惠養兆民未有為人父

母而吝其醢醢醢許交反因醬也富有羣生而推其一物者

也今縣官鄣護河東鹽池而收其利是專奉口腹而不及四

體也蓋天子富有四海何患於貧乞施鹽禁與民共之錄尚

書事彭城王勰尚書邢辯奏以為琛之所陳坐談則理高行

之則事闕竊惟古之善治民者必污隆隨時豐儉稱事役養

消息以成其性命若任其自生隨其飲啄乃是芻狗萬物芻

田疇之賦收關市之稅以助什一之儲取此與彼皆非為身

所謂資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也今鹽池之禁為日已久積

而散之以濟軍國非專為供太官之膳蓋給後宮之服玩既

利不在己則彼我一也然自禁鹽以來有司多慢出納之間

或不如法是使細民嗟怨負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作

之者有失也一旦罷之恐乖本旨一行一改法若奔其參論

理要宜如舊式魏主卒從琛議四月罷鹽池禁○五月豫州

刺史韋叡拔小峴至合肥先是胡略等攻合肥久未下叡按

山川夜帥眾堰肥水堰於建反項之堰城水通舟艦繼至魏築

東西小城夾合肥。敵先攻二城，起鬪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城中人皆哭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斬萬餘，級獲牛馬以萬數。敵休素，未嘗跨馬，每戰常乘板輿，督厲將士，勇氣無敵。晝接賓旅，夜半起筭軍書，張燈達曙，撫循其眾，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館宇，藩牆皆應，準繩諸軍進至東陵，有詔班師去。魏城既近，諸將恐其追躡，敵來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敵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於是，遷豫州治合肥。太子統生五歲，能遍誦五經，始自禁中出居東宮。魏驃騎大將軍源懷平懷性寬簡，不喜煩碎，常曰：「為貴人當率網維，何必事事詳細？」譬如為屋，但外望高，頭楹棟平正。魏驃騎大將軍源懷之言不可為法。胡曰：幾微者，古人所博而不敢忽也。以君為君，禹、皋陶為巨，其反後，幾微必以幾為言。幾者微也。吉之先見也。又曰：幾者，危也。微而慎，則吉；微而不慎，則危。成王曰：尔无以釗冒貢于泚，幾也。其也。實也。古之聖賢慎微如此。召公以武王受一釗。

之執即陳不矜細行之戒，畢公為父師，彌四世之老，而有克勤小政者，網維固所當率，而事制曲防，若綱目焉，亦豈可使之綱漏哉？區區於眾務之未弊，精神失大本，誠非治道所貴。一曰：過更而司存，致強則德衰，弊於下，徒振其領，亦何益矣。懷所謂造室之警，亦非也。外望高，而楹棟不密，乃屋病也。古人有言：生民在勤，孔明難朝，夜分乃寐，太子勤其事，煩傷生，亦諫亮身兼眾勞，而光武曰：吳難之，運矣。非天下奇才，負遠大之志，安能如此哉？魏右衛將軍元暉與侍中盧昶皆有寵於魏主，而貪縱，時人謂之餓虎。

將軍饑，鷹侍中暉尋遷吏部尚書，用官皆有定價。大郡二千匹，次郡下郡，遞減其半。餘官各有等差。選者謂之市曹。六年正月，魏攻鍾離，上命豫州刺史韋叡將兵救鍾離。受曹景宗節度，叡自合肥取直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輒飛橋，濟師人畏魏兵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繫死而處，負尸而沒，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至邵陽，上豫救曹景宗曰：「韋叡鄉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上聞之曰：「將和師必濟矣。」景宗與叡進頓邵

州散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掘其月反指也樹鹿角截州

為城去魏城百餘步南梁太守馮道根能走馬步地計馬足

以賊功比曉而營立魏中山王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

也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容甚盛魏人望之奪氣景宗慮城中

危懼募軍士言文達等潛行水底齎救入城城中始知有外

援勇氣百倍上命景宗等豫裝高艫使與魏橋等為火攻之

計令景宗與馮各攻一橋馮攻其南景宗攻其北三月淮水

暴漲六七尺馮使馮道根與盧江太守裴邃等乘閫艦別以

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倏忽之間橋柵俱

尺道根等皆身日搏戰搏戰即抽戰也魏軍大潰○十月以五兵

尚書徐勉為吏部尚書勉精力過人雖文案填積坐客充滿

應對如流手不停筆文該綜百氏皆為避諱嘗與文臣夜集

客屢言高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文止可談風月不可及公

事時人咸服其無私○七年正月詔吏部尚書徐勉定百官

九品為十八班以班多者為貴二月增置鎮衛將軍以下為

十品凡二十四班不登十品別有八班又置施外國將軍二

十四班凡一百九號○詔置州望郡宗鄉豪各一人專掌搜

薦○初魏顯祖之世柔然萬餘戶降魏也魏置之高平薄

骨律二鎮及太和之末叛走略尽唯千餘戶在太中大夫王

通請徙置淮北以絕其叛詔大僕卿楊椿持節往徙之椿上

言先朝處之也徵古平反案也所以招附殊俗且別異華我也今

新附之戶甚眾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自安是驅之使叛也

且此屬衣毛食肉屬珠玉反類也樂令使襄南土濕地往必殞

尺殞子殞反滅也進失歸附之心退無藩衛之益置之中夏或生後

患非良策也不從遂徙於濟州緣河處之及京兆王愉之亂

愉反皆浮河趙愉所在鈔掠如椿之言○宋齊舊儀祀天皆

服袞冕兼著作郎許懋請造大衮從之上將有事大朝詔以

齋日不樂自今輿駕始出鼓吹從而作還宮如常儀○八

不釋卷良以孝問多益不可暫輟故也陛下升法座親講大
資凡在瞻聽塵蔽俱開然五經治世之模楷應務之所先伏
願經書互覽孔釋兼存則內外俱周真俗斯暢矣時佛教盛
於洛陽中國沙門之外自西域來者三千餘人魏主別為之
立永明寺千餘間以處之遠近承風無不事佛比及延昌州
郡共有一萬三千餘寺○九年正月以尚書令沈約為左光
祿大夫右光祿大夫王瑩瑩蔡定反為尚書令約文孝高一
時而貪冒榮利用事十餘年政之得失唯哇而已哇以水自
以父居端撥有志台司論者亦以為宜而上終不用乃求外
出又不許徐勉為之請三司之儀上不許○舊制尚書五都
令史皆用寒流四月詔曰尚書五都職參政要非但總領眾
局亦乃方軌二丞可革用士流秉此羣目於是以前都令史視
奉朝請用太學博士劉納兼殿中都司空法曹參軍劉顯兼
吏部都太學博士孔虔孫兼全部都司空法曹參軍蕭執兼
左右戶都官設墨曹參軍王顯兼中兵都並以才地兼美首
膺其選○上即位之二三年詔定新曆負外散騎侍郎祖暅暅
暅反又古奏其父冲之考古法為正曆不可改至八年詔太
史課新舊二曆新曆密舊曆疎是歲始行冲之大明曆○十
年二月馬仙琕為將能与士卒同勞逸所衣不過布帛所居
無幃幙衾屏飲食与厮養最下者同厮相支反析其在边境
常單身潛入敵境伺知壁壘壘曾水村落險要処所攻戰多
捷士卒亦樂為之用○是歲梁之境內有州二十三郡三百
五十縣千二十二是後州名浸多廢置離合不可勝紀魏朝
亦然○上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中之百姓
有罪則案之如法其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率家質作
民既穷窘茲九益深常因郊祀有秣陵老人秣音未遮車駕
言曰陛下為法急於庶民緩於權貴非長久之道誠能反是
天下幸甚上於是思有以寬之○十一年正月詔自今逋謫

之家及罪應質作苦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十二年五月壽陽父雨大水入城廬舍皆沒魏揚州刺史李崇勒兵泊於城上水增未已乃乘船附於女耜城不沒者二板將佐勸崇棄壽陽保北山崇曰吾忝守藩岳德薄致災淮南萬里繫于吾身一旦動足百姓瓦解解音代揚州之地恐非國物吾豈愛一身取愧王尊但憐此士民無辜同死可結筏隨高筏音伐人規自脫吾必與此城俱沒幸諸君勿言因上表以水災求解州任魏主不許崇沈深寬厚有方略得士衆心在壽春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來無不摧破鄰敵謂之卧虎上屢設反間以疑之魏主素知其忠篤委信不疑。十三年二月丁亥上耕籍田大赦宋齊籍田皆用正月至是始用二月及致齊祀先農。十四年正月魏主殂太子詡即皇帝位詡音武。

世宗名

尊母胡氏為皇太后臨朝稱制于忠吾門下摠宿衛遂專朝政權傾一時初太和中軍國多事高祖以用度不足

百官之祿四分減一忠悉命歸所減之祿舊制民統絹一匹別輸綿八兩布一匹別輸麻十五斤忠悉罷之。四月浮山堰成而復潰或言蛟龍能乘風雨破堰其性惡鐵乃運東西冶鐵器數千萬斤沈之亦不能合乃伐樹為并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木石無巨細皆盡負檐者有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十五年四月淮堰成長九里下廣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丈高二十丈樹以杞柳軍壘列居其上及康絢以事徵還張豹子繼之不復修淮堰九月淮水暴漲堰壞其聲如雷聞三百里緣淮城戍村落十餘萬口皆漂入海初魏人患淮堰將攻之尚書右僕射李平以為不假兵力終當自壞及聞破太后大喜賞平甚厚。初魏世宗作瑤光寺未就時是歲胡太后又作永寧寺皆在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而永寧尤盛有金像高丈八尺者一如中人者十玉像二為九層浮圖掘地築基下及黃泉淨

圖高九十丈上刹復高十丈初八每夜靜鈴鐸聲聞十里

外鐘丁反以鐘而小佛殿如大極殿南門如端門僧房千間珠

玉錦繡駭人心目自佛法入中國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揚州

刺史李崇上表以為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修太季荒

廢城闕府寺頽以頽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刑乃國者也今

國子雖有季官之名而無教授之實何異兜絲鷹交南箕比

斗事不兩與須有進退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未寧土木之

功減瑤光材瓦之力分石室鐫琢之勞及諸事役非急者於

三時農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異行不亦休哉太后

優令答之而不用其言

考異曰梁高祖天監三年八月遣馬仙碑築二成司馬於傳作豫

川王宏夜遣將士皆散架書宏傳云會

征役以有詔班師殊為不失今從南史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第五十五

高祖武皇帝中



天監十六年魏初民間皆不用錢高祖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錢遣錢工在所鼓鑄民有欲鑄錢者聽就官鑪銅必精練無得殺雜世宗永平三年又鑄五銖錢禁天下用錢不依準式者既而洛陽及諸州鎮所用錢各不同商貨不通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以為不行之錢律有明式拍謂雞眼鑿更無餘禁計河南諸州今所行者悉非制限昔來繩禁愚切惑焉又河北既無新錢復禁舊者專以單絲之練踈縷之布鞞音兼帛也縷麗土反流文錢也狹幅促度不中常式裂匹為尺以濟有無徒成杼軸之勞杼六反呂反機具也或作曲不免飢寒之苦殆非所以救恤凍餒子育黎元之意也錢之為用貫絀相屬兩反孟東曰錢錢貫也俗作錢不假度量平均簡易濟世之宜謂為深允乞並

下諸州方鎮其太和與新鑄五銖及古諸錢方俗所使用者但內外全好雖有大小之異並得通行貴賤之差自依鄉價庶貨環海內公私無壅其雞眼鑿及盜鑄毀大為小生新巧偽不如法者據律罪之詔從之然河北少錢民猶用物交易錢不入市○魏人多竊冒軍功尚書左丞盧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覈下聲反其也得竊階者三百餘人乃奏乞總集吏部中兵二局勳簿對句奏案更造兩通一閱吏部一留兵局又在軍斬首成一階以上者即令行臺軍司給券券上願反券約說文契也當中豎裂一支付勳人一支送門下以防偽巧太后從之○三月敕織官文錦不得為仙人鳥獸之形為其裁翦有乖仁恕○四月詔以宗廟用牲牢有累冥道宜皆以麩為之於是朝野諠譁以為宗廟去牲乃是不復血食帝竟不從八座乃議以大脯代一元大武○十月詔以宗廟猶用脯脩更議代之脩思留反脯也於是以大餅代大脯其餘尺用蔬菓○是

歲以馮道根為豫州刺史道根謹厚木訥謝如骨反言謹也論語剛毅木訥近仁行軍能檢救士卒諸將爭功道根獨默然為政清簡吏民懷之上嘗歎曰道根所在令朝廷不復憶有一州○魏尚書崔亮奏請於上屋等山採銅鑄錢從之是後民多私鑄錢稍薄小用之益輕○十七年四月魏尚書奏復徵民綿麻之稅張普惠上疏以為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稱以愛民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用故於絹增稅綿八兩於布增稅麻十五斤民以稱尺所減不啻綿麻曹卿曰反說文謂時不啻也故鼓舞供調自茲以降所稅絹布浸復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宰相不尋其本在於幅廣度長遽罷綿麻既而尚書以國用不足復欲徵歛去天下之大信棄已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不思庫中有大綿麻而羣臣共竊之也何則所輸之物或斤羨百銖未聞有司依律以罪州郡或小有濫惡則坐戶主連及

三長是以在庫絹布踰制者多羣臣受俸人求長闊厚重無復準極未聞以端幅有餘還求輸官者也今欲復調綿麻當先正稱尺明立嚴禁無得放溢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惜法如此則太和之政復見於神龜矣○臨川王宏妾弟吳法壽殺人而匿於宏府中上敕宏出之即日伏辜南司奏免宏官上注曰愛宏者兄弟私親免宏者王者正法所奏可宏自洛口之敗常懷愧憤都下每有切發輒以宏為名屢為有司所奏上每赦之上幸光宅寺有盜伏出於驃騎航待上夜出航胡郎奴上將行心動乃於朱雀航過事發稱為宏所使上泣謂宏曰我非不能為漢文帝念汝愚耳宏頓首稱无之故因匿法壽免宏官宏奢僭過度殖貨无厭庫屋垂百間在內一之

後關鑰甚嚴有疑是鎧仗者鎧可及又鎧甲蓋仗也密以聞上於友愛甚厚殊不悅七日獨攜故人射声校尉立他卿往與宏大飲半醉後謂曰我今欲殺行汝後房民呼輿徑往堂後宏恐上見其貨賄顏色怖懼上意益疑之於是屋屋檢視屈指計見

錢三億餘萬屋貯布絹絲綿漆蜜紵蠟等雜貨但見滿庫不知多少上始知非仗大悅劇飲至夜幸燭而還兄弟方更敦睦尋以宏為中軍將軍行司徒

臣光曰宏為將則覆三軍為臣則涉大逆高祖貸其死罪可矣數旬之間還為三公於兄弟之恩誠厚矣王者之法果安在哉

初洛陽有漢所立三字石經雖屢經喪亂而初無損失及魏馮熙常伯夫相繼為洛州刺史毀取以建浮圖精舍遂大致頽落所存者委於榛莽榛側說反小道俗隨意取之侍中領

國子祭酒崔光請遣官守視命國子博士李郁等補其殘闕胡太后許之會元義劉騰作亂事遂寢是歲魏太師雍等奏塩池天藏資育群生先朝為之禁限亦非苟與細民爭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民各守貧弱遠來觀然絕望因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什一之

稅自古有之所務遠近齊平公私兩宜耳及甄琛啓求罷禁

乃為繞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禁倍於官司取

與自由貴賤任口請依先朝禁之為便詔從之○十八年魏

征西將軍張彞之子仲瑀瑀王矩反上封事求銓削選格此錄去也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喧謗盈路立榜大巷克期

會集屠害其家彞父子晏然不以為意○二月羽林虎賁近

千人相帥至尚書省詬罵賁音奔勇七稱也若虎賁賁也求仲

瑀兄左民郎中始均不獲以走石擊省門上下懾懼莫敢禁

討遂曳彞堂下捶辱極意推止彞反說焚其第舍始均拜賊

請其父命賊遂歐擊歐烏后反生投之火中仲瑀重傷走免

彞僅有餘息再宿而死遠近震駭胡太后收掩羽林虎賁凶

彊者八人斬之其餘不復窮治大赦以安之因令武官得依

資入選識者知魏之將亂矣○時官負既少應選者多吏部

尚書李韶詮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殿中尚書崔亮為吏部

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月日為斷沈滯者皆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六反禮記士之教者家有塾堂有庠六反鄭氏注云解側之堂謂之塾

置中正雖未盡美應作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汰他孟舅屬當銓衡且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

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洛陽令薛琰城昌六反上書言

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以選曹唯取年勞不簡賢否義均行馬次若貫魚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因請見復奏乞令主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

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吏部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論崔亮之法未善○胡曰以一身不能執行則一身之用廢矣以一家之事廢矣四海若君之家也方民若君

之身也設官分職奉天下之務猶耳目手足故婢藏獲也一物不稱也或生焉是故聖帝明王代天理物莫急於求賢才而任使之當則蓄積缺焉為乘田而牛羊不息則芻牧闕矣是皆小役細務猶不可任非其才若夫環百里而為縣縣有令環千里而為州州

有守所統凡幾民少不善人多才者無幾不才者皆是也而問其才專以停解日月為斷是賢才庸謬奸凶之人明為升降而率會之大畧不能十去其九皆民之蠹也家如此身何由而安身如此心何為而寧故濟濟多士周之所以興也小人在位苗之所以請竟不能易彼其以一定之法用天下之才其為力若不若故後

世守之而勿失不知天下之○初燕燕郡太守高湖奔魏其子人披其善者深矣吁可嘆哉謚為侍御史坐法徙懷朔鎮山居北邊遠習鮮卑之俗鮮卑山名東胡別種謚孫歡沈淦有大志家貧執役在平城

富人婁氏女見而奇之遂嫁焉始有馬得給鎮為函使至洛陽見張彝之死還家傾貲以結客或問其故歡曰宿衛相帥焚大臣之策朝廷懼其亂而不問為政如此事可知矣財物

豈可常守邪歡與垂帝司馬子如懷朔侯景等特相友善

以任俠雄於鄉里其氣力仗謂以惟力執負人○魏人陳

仲儒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詰仲儒詰問也所受何

師出何典籍仲儒對言性頗愛琴又嘗讀司馬彪續漢書見

京房學術成數昭然遂竭愚思鑽研其久頗有所得夫準者

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切尋調聲之躰宮商且濁徵

羽用清若依公孫崇止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

足唯黃鍾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則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

猶須錯采衆音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難實為徵徵反難實

者應鍾之所生周語曰難實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

曲若以中呂為宮則十二律中全無所取今依京房書中呂

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

宮猶用林鍾為徵何由可訛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畧舊準

十三絃隱間九尺不言須柱 又一寸之內有方九千六

百八十三分微細難明仲儒秘曾考驗準當施柱俱前却柱

中以約準分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其中絃粗細須與琴宮

相類施軫以調聲令與黃鍾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六十律清

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箏笛莖反說文鼓絃竹身樂

而分之名即於中絃案及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

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

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然後錯采衆音以文飾之若事有乖

此聲則不和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

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泮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

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受然後為奇哉尚書肅實寅奏仲儒

李不師受輕欲制作不合依許事遂寢○十一月魏以郎選

不精大加沙汰唯宋元旭辛雄羊深源下恭及范陽祖瑩等

八人以才用見留餘皆罷遣○普通元年正月左將軍馮道

根京是日上春祠一廟既出宮有司以聞上問中書舍人朱

昇曰：昇詳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道根雖未為社稷之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上即幸其宅，哭之甚慟。○八月，永昌嚴侯章歿卒。時上方崇釋氏，士民無不從風而靡，獨敬自以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畧如平日。○魏太傅清河文獻王懌，素有才能，輔政多所匡益。好文孝禮，敬士人，時望甚重。侍中元叉在門下，兼總禁兵，持寵驕恣，志欲無極。懌每裁之以法，叉由是怨之。衛將軍劉騰，權傾內外，吏部希騰意奏用。騰弟為郡人，負珉越懌抑而不奏，騰亦怨之。叉恐懌終為己害，乃與騰密謀，使主食胡定自列云：懌貨定使毒魏王，若已得為帝，許定以富貴。帝時年十一，信之。七月，太后未御前殿，叉奉帝御顯揚殿，稱詔集公卿議論。懌大逆，眾咸畏叉，無敢異者。唯僕射新泰文貞公游肇抗言以為不可，終不下署。叉騰持公卿議入奏，俄而得可。夜中殺懌，於是詐為太后詔，自稱有疾，還政於帝。幽太后於北宮，宣光殿宮門晝夜長閉，內外斷絕。太后服膳俱廢，不免饑寒。叉與騰表裏擅權，共裁刑賞，政無巨細，決於二人。威震內外，百僚重跡。朝野聞懌死，無不喪氣。胡夷為之蹙面者數百人。廢殿之次，游肇憤邑而卒。○初，魏世宗以玄始曆浸踈，命更造新曆，至是著作郎崔光表取湯寇將軍張龍祥等九家所上曆候，驗得失，合為一曆，以壬子為元。應魏之水德，命曰正光曆，至是行之。○初，太子統之未生也，上養臨川王宏之子正德為子。正德少純險，上即位，正德意望東宮，及太子統生，正德還本賜爵西豐侯。正德怏怏不滿意，頃之亡奔魏。魏人待之甚薄，正德復自魏逃歸，上泣而誨之，復其封爵。○四年四月，魏遣尚書令李崇左僕射元纂帥騎十萬擊柔然。阿那瓌聞之，驅良民二千八公私馬牛羊數十萬北逝。崇追之三千餘里，不及而還。纂使鎡曹參軍于謹帥騎二千追柔然，至郁對原，前後十七戰，梁破之。謹忠之從，曾孫也。

性深沈有識量涉獵經史少時屏居閭里不求仕進或勸之

仕謹曰州郡之職昔人所鄙台鼎之位須待時來纂聞其名

而辟之○七月魏詔見在朝官依令七十合解者可給本官

半祿以終其身○魏平恩文宣公崔光卒帝哭之慟為減常

膳光寬和樂善終日怡怡怡與之反未嘗忿恚志於避反於世于忠

元義用事以光舊德皆尊敬之事多決決而不能救裴郭清

河之死于忠用事裴植郭祚以元義賜死元時人比之張禹胡

廣○梁初唯楊荆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餘州

雜以穀帛交易上乃鑄五銖錢肉好周郭皆備別鑄無肉郭

者謂之女錢民間私用古錢交易禁之不能止乃議尺罷銅

錢十二月始鑄鐵錢○五年三月魏以臨淮王彧都督北討

諸軍事或討破六韓拔陵破六韓勇二字姓拔五月彧與

破六韓拔陵戰於五原兵敗彧坐前除官爵賊執日盛魏主

引丞相令僕射尚書侍中黃門於顯揚殿問之曰今寇連恒

朔逼近金陵計將安出吏部尚書元脩義請遣重臣督軍鎮

恒朔以捍寇帝曰去歲阿那瓌叛亂遣李崇北征崇上表求

改鎮為州朕以舊章難革不從其請尋崇此表開鎮戶非異

之心致有今日之患但既往難追聊復畧論耳然崇貴戚重

望器識英敏意欲遷還崇行何如僕射蕭寶實等皆曰如此

實合羣望崇曰臣以六鎮遐僻密邇寇戎故以慰悅彼心豈

敢導之為亂臣罪當就死陛下赦之今遣臣北行正是報恩

改過之秋但臣年七十加之疲病不堪軍旅願更擇賢才帝

不許論六鎮叛亂本末。胡曰國亂酒身之病其受之非一日善

好貨納賂山澤舟車之利罔不權固至於刻剝六鎮交通互市歲

歲病根深矣李崇之改鎮為州去年之言也魏主承行之尚恐

後時不能收六鎮之心况不能用人造根忠謀且不知劉騰貪饕

致寇之罪如人初有膏肓乃隨朝夕變證而療之難乎其愈矣既

而六鎮之叛皆用崇議改鎮為州遣使宣慰已无所及是故善為

國家者當問暇之時修其政刑常有危亡之憂若近在朝夕者制

於元可奈何孔下

臣光曰李崇之表乃所以銷禍於未萌制勝於無形魏肅宗既不能用及亂生之日曾無愧謝之言乃更以為崇罪彼不明之君烏可與謀哉詩云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

其良覆俾我悖其甚之謂矣

加崇北討大都督命撫軍將軍崔暹暹思鎮軍將軍廣陽

王深皆受崇節度七月崔暹違李崇節度與破六韓拔陵戰

于白道大敗單騎走還拔陵非力攻崇崇力戰不能禦引還

雲中與之相持廣陽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邊為重盛

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廢仕宦

乃更獨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為之太和中僕射李冲用事

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帝鄉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

肯與之為伍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乃出為鎮

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者姦吏犯罪配邊為之指蹤政以賄

立邊人無不切齒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發奔命追之十五萬

眾度沙漠漢各反不日而還邊人見此援師遂自意輕中

國尚書令臣崇求改鎮為州抑亦先齊朝廷未許而高闕戍

主御下失和拔陵殺之遂相帥為乱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

段之幸指望銷平而崔暹隻輪不返臣崇與臣遂巡復路相

與還次雲中將士之情莫不解躄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

諸鎮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書奏不省。八月東西

部敕勒敕勒音力反敕勒其先匈奴也皆叛魏附於破六韓拔陵

魏主始思李崇及廣陽王深之言乃下詔諸州鎮軍實非有

罪配隸者皆免為民改鎮為州以懷朔鎮為朔州更命朔州

曰雲州遣兼黃門侍郎鄴道元為大使鄴音歷姓也撫慰六

鎮時六鎮已反叛道元不果行先是代人遷洛者多為選部

所抑不得仕進及六鎮叛元義乃用代來寒人為傳詔以慰

悅之廷尉評代人山偉奏託稱義德美義擢偉為尚書二千

石郎。十月魏朔方胡反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城中食尺莢

馬皮而食之衆无貳心子雍欲自出求糧留其子延伯守統
萬乃帥羸弱詣東夏州運糧行數日胡帥曹阿各拔邀擊擒
之子雍潛遣人齎書敕城中努力固守努力古也衆感其義莫
不奮勵子雍雖被擒胡人常以民礼事之子雍為陳禍福勸
阿各拔降會阿各拔卒其弟桑生竟帥其衆隨子雍降子雍
見行臺北海王顥顥下具陳諸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令
其先驅時東夏州闔境皆反所在屯結子雍轉鬪而前九旬
之中凡數十戰遂平東夏州徵稅粟以饋統萬二夏由是獲
全秀谷人秀谷本漢汾陽縣地後省乞伏莫干聚衆攻郡殺
太守秀谷酋長尔朱榮討平之榮神機明決御衆嚴整時四
方兵起榮陰有大志散其畜牧資財招合驍勇結納豪傑於
是侯景司馬子如等皆往依之。魏廣陽王深上言今六鎮
及叛高車一部亦与之同以此疲兵擊之必无勝理不若選
練精兵守恒州諸要更為後圖遂与李崇引兵還平城。是

歲侍中太子啓事周捨坐事免朱异代掌機密軍旅謀議方
鎮改易朝儀詔敕皆典之异好文義多藝能精力敏贍上以
是任之。六年正月魏徐州刺史元法僧素附元义見义驕
恣恐禍及己遂謀反魏遣中書舍人張文伯至彭城法僧謂
曰吾欲与汝去危就安能從我乎文伯曰我寧死見文陵松
栢安能去忠義而從叛逆乎法僧殺之又殺行臺高諒稱帝
改元天啓立諸子為王魏發兵擊之安東長史元顥和与法
僧戰法僧擒之執其手命使共坐顥和不肯曰与翁皆出皇
家一朝以地外叛獨不畏良史乎法僧猶欲慰諭之顥和曰
我寧死為忠鬼不能生為叛臣乃殺之。常侍綜長史江革
司馬祖暉之暉古也皆為魏所虜安豐王延明聞其才名
厚遇之革稱足疾不拜延明使暉之作歌器漏刻銘革唾罵
唯湯反暉之曰卿荷国厚恩乃為虜立銘孤負朝廷延明
聞之令革作大小寺碑祭彭祖又革辭不為延明將筆之革

厲色曰江革行年六十今日得死為幸誓不為人執延明知不可屈乃止日給脫粟三升僅全其生而已。十月魏方有事西北二荆西郢群蠻皆反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都督崔暹將兵數萬救之卒暹自軍中上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踈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動凝於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使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懼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賒討重反說文也。初敕勸酋長斛律金事懷朔鎮將楊鈞為軍主行兵用匈奴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遠近嗅許救反以鼻就臭也及破

六韓拔陵反金擁眾歸之既而知拔陵終無所成乃歸爾朱榮榮以為別將。十一月夏侯曹等軍入魏境所向皆下魏

揚州刺史李憲以壽陽降陳慶之入據其城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七萬五千口復以壽陽為豫州改合肥為南豫州以

夏侯曹為豫南豫二州刺史壽陽久罹兵革民多流散曹輕刑薄賦務農省役頃之民戶充復。七年九月魏高榮自稱

天子國號齊改元廣安。魏盜賊日滋征討不息國用耗竭耗火到反豫徵六年租調調徒平反租賦猶不足乃罷百官所給酒

肉又稅入市者人一錢及邸店皆有稅邸丁禮反蒼頡百姓嗟然。吏部郎中辛雄上疏以為夷夏之民相聚為亂豈有餘憾

哉憾胡感也正以守令不得其人百姓不堪其命故也且及此時即加慰撫但郡縣選率由來其輕貴遊馬才莫肯居此子

望如不可並後地先才不得拘以傳年二載黜陟黜孔津反

者亦道有稱職者補在京名官如不歷守令不得為內職則

人思自勉枉屈可申強暴自息矣不聽。大通元年正月魏

分定相二州四郡置殷州以北道行臺崔楷為刺史楷或

勸楷留家單騎之官楷曰吾聞食人之祿者愛人之憂若吾

獨往則將士誰肯固志哉遂奉家之官昔漢通州城或勸減

弱小以避之楷遣幼子及一女夜出既而悔之曰人謂吾心

不固虧忠而全愛也遂命追還賊至強弱相懸又无守禦之

具楷撫勉將士以拒之莫不爭奮皆曰崔公尚不惜百口吾

屬何愛一身連戰不息死者相枕終无叛志城陷楷執節不

屈榮殺之。魏右民郎路思令上疏以為師出有功在於將

帥得其人則六合唾掌可清唾湯吐反失其人則三河方為

戰地竊以比年將帥多寵貴子孫銜杯躍馬杯躍馬反志逸氣

浮軒眉攘腕腕烏腕反以攻戰自許及臨大敵憂怖交懷故反

也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弱在前以當寇強壯居後

以衛身兼復器械不精進止無節是以兵知必敗始集而先

逃將帥畏敵遷延而不進國家謂官爵未滿要加寵命復疑

賞賚之輕日散金帛幣藏空竭民財殫盡幣也莽反乃言也

遂使賊徒益甚生民彫弊凡以此也弗聽。魏

房景伯為東清河太守景伯母崔氏通經有明識具立婦人

列其子不孝具博孟反景伯以白其母母曰吾聞名不

如見面山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

氏曰此雖面斬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

血母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九月譙州刺史湛僧

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魏將軍元顛伯救之司

州刺史夏侯夔自武陽引兵助僧智十月夔至城下慶和奉

城降夔以讓僧智僧智曰慶和欲降公不欲降僧智今往必

乖其意且僧智所將應募為合之人烏合如鳥馬之不可御以

法公持軍素嚴必無侵暴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慶乃登城拔
魏幟建梁幟幟昌志反又式慶和東兵而出吏民安堵觀安
如牆獲男女四萬餘一

臣光曰湛偕智可謂君子矣忘其積時攻戰之勞以授一
朝新至之將知己之短不掩人之長功成不取以濟國事
忠且無私可謂君子矣

二年正月魏詔廢鹽池稅行臺長孫稚上表以為鹽池天產
之貨密近京畿人子千唯應室而守之均贍以理
今四方多虞府藏罄竭冀定擾攘常調之絹不復可收惟仰
府庫有出無入畧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不減三十萬
匹乃是移與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同再失府與定

所據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
非與物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租徵六年之
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奪人之私財事不獲已臣輒依常收

稅更聽後勅魏靈太后再臨朝以來嬖倖用事政事縱弛
他賞是反威恩不立益賊蠹起封疆日蹙是子六反促也詩

是時討虜大都督爾朱榮爾朱榮姓其先契胡部落大人兵執
強盛魏朝悼之高歡往歸榮時劉貴先在榮所辱罵歡於榮
榮見其憔悴未之奇也愁兒歡從榮之馬廄馬舍廄有悍

馬悍侯肝榮命歡翦之歡不加羈絆而翦之羈居宜反馬絡頭
反猛也竟不蹄齧蹄踞也齧五起謂榮曰御惡人亦猶是矣榮奇

其言坐歡於牀下屏左右訪以時事歡曰聞公有馬十二谷
色別為羣畜此竟何用也榮曰但言尔意歡曰今天子闇弱
太后淫亂嬖孽擅命傳魚列反庶孽猶朝政不行以明公雄

武乘時奮發討鄭儼徐紇之罪以清帝側霸業可卒鞭而成
榮大悅自是每參軍謀魏肅宗亦惡儼紇等逼於太后不能
去密詔榮率兵內向欲以脅太后榮以高歡為前鋒行至上

黨帝復以私詔止之儼紇怒禍及已陰與太后謀酖帝酖直

一月癸丑帝暴殂太后立皇女為帝既而下詔稱女是

太后改立故臨洮王此高反隴寶暉子釗釗首

始生三歲太后欲又專政故貪其幼而立之爾朱榮聞之大

怒謂元天穆曰主上晏駕春秋十九海內猶謂之幼君況今

奉未言之兒以臨天下欲求治安其可得乎吾欲帥鐵騎赴

哀山陵翦誅奸佞更立長君何如天穆曰此伊霍復見於今

矣三月榮與元天穆議以彭城武宣王有忠勳其子長樂王

子攸素有令望欲立之四月榮濟河百官奉璽綬備法駕迎

敬宗於河橋諱子攸獻文之孫即帝榮遣騎沈太后及幼主

於河時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竭始詔入粟八十石者賜爵散

侯白民輸五百石者賜出身○八月葛榮引兵圍鄴眾號百

萬所至殘掠魏爾朱榮啓求討之九月爾朱榮帥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東行東出滏口滏扶兩反水名在鄴山海以侯

景為前驅葛榮為盜首久橫行河北爾朱榮眾寡非敵議者

謂無取勝之理葛榮聞之喜見於色爾朱榮分命壯勇所向

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身自陷陳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

破之於陳擒葛榮餘眾悉降異定滄瀛殷五州皆平○中大

通元年五月魏北海王顥克梁國顥以陳慶之為衛將軍引

兵西拔滎陽元天穆將大軍圍城慶之帥騎三千背城力戰

大破之魏主將出避顥未知所之中書舍人高道穆曰顥士

眾不多乘虛深入由將帥不得其人故能至此陛下不若渡

河徵大將軍天穆大丞相榮各使引兵來會角居角進討角居

執其足也左傳譬如逐鹿晉人角之戎人角之言叶力共攻之旬月之間必見成功此万全之

策也魏主從之北行入河內臨淮王或安豐王延明帥百僚

備法駕迎顥顥入洛陽宮改元建武大赦以陳慶之為侍中

車騎大將軍上黨王天穆等帥眾四万攻拔大梁顥使陳慶

之擊之天穆畏顥北渡河慶之進擊大梁梁國皆下之慶之

以數千之眾自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

以數千之眾自發鉅縣至洛陽凡取三十二城四十七戰所

向皆克魏主之出也。單騎而去。侍衛後宮皆安堵如故。顓一
旦得之。號令已出。四方人情想其風政。而顓自謂天授。遽有
驕怠之志。伯昔賓爰。近習咸見。寵待干擾政事。日夜縱酒。不
恤軍國。尔朱榮聞魏主北出。即時馳傳見魏主於長子。行且
部分。魏主即日南還。榮為前驅。旬日之間。兵眾大集。資糧器
仗相繼而至。六月。榮命車騎將軍尔朱兆與大都督賀拔勝
縛材為筏。自馬渚西。破石夜渡。襲擊顓子領軍將軍冠受。擒
之。顓失據。帥麾下数百騎南走。陳慶之收步騎数千。結陳東
還。顓所得諸城。一時復降於魏。魏主加大丞相。榮天柱大將
軍北海王。顓自轅轅南出。至臨穎。轅胡閔反。閔名險道也。在河南。族氏。縣東南。從騎
分散。臨穎縣卒江豐斬之。傳首洛陽。慶之自魏還。特重北人。
朱异怪而問之。慶之曰。吾始以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鄉。比
至洛陽。此必乃知衣冠人物。盡在中原。非江東所及也。柰何
輕之。○七月。魏主始入宮。以高道穆為御史中尉。帝姊壽陽

公主行犯清路。赤棒卒呵之不止。呵。虎何反。北也。道穆令卒擊破其

車。公主泣訴於帝。帝曰。高中尉清直之士。彼所行者公事。豈

可以私責之也。道穆見帝。帝曰。家姊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

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何謝也。是時魏多細錢。米斗幾

直一千。高道穆上表。以為在市銅價八十一錢。得銅一斤。私

造薄錢。斤贏二百。既示之以深利。又隨之以重刑。抵罪雖多。

奸鑄弥眾。今錢徒有五銖之文。銖。庸朱反。十黍為銖。為索。十黍為銖。而無二銖之

實。置之水上。殆欲不沈。此乃因循有漸。科防不切。朝廷失之。

彼復何罪。宜改鑄大錢。文載年號。以記其始。則一斤所成。止

七十錢。計私鑄所費。不能自潤。直費无利。自應息心。况復嚴

刑。廣設也。金紫光祿大夫楊侃。侃。亦奏之。聽民與官並鑄。

五銖錢。使民樂為。而弊自改。魏主從之。始鑄永安五銖錢。

九月。上幸同泰寺。設四部无遮大會。上釋御服。持法衣。行清

淨大捨。以便省為房。并講堂法座。為四部大眾。開涅槃經題。

以人死其精神常存併之死示寂滅而已其真死也 羣臣以錢

一億万祈白三宝奉贖皇帝菩薩晉傳胡反薩桑僧眾默許

百辟詣寺東門碑音壁也奉表請還○二年八月魏尔朱榮

雖居外藩遥制朝政樹置親黨布列魏王左右伺察動靜也一曰同恨也

大小必知魏王雖受制於榮然性勤政事朝

夕不倦數親覽訟理冤獄榮聞之不悅帝既外逼於榮恒

怏怏不以力乘為樂快簡兩反城陽王徽勸帝除之帝懲河

陰之難恐榮終難保由是密有圖榮之意○九月榮與天穆

俱入朝帝在東序下西向坐榮天穆在御榻西北南向坐榮

見曹安等拙刀從東戶入即起趨御坐帝先橫刀膝下逐手

刃之安等乱斫榮與天穆同時俱死○是內外喜譟聲滿洛

陽城百僚入賀帝開閭闔門下詔大赦是夜尔朱世隆帥榮

部曲焚西陽門出屯河陰○十月汾州刺史尔朱世隆帥榮死

自汾州帥騎據晉陽世隆至長子兆來會之共推太原太守

長廣王暉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建明○十二月兆輕兵倍道

兼行從河橋西涉渡先是敬宗以大河深廣謂兆未能猝濟

是日水不沒馬腹暴風黃塵漲天兆騎叩宮門宿衛乃竟弯

弓欲射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兆騎執帝鎖於永安寺樓上遷

於晉陽縊殺之縊於賜反初高榮部眾流入并肆者二十餘

萬為契胡陵暴皆不聊生謀亂不止兆患之問計於高歡歡

曰且選王腹心使統之兆遂以其眾委焉歡以兆醉恐醒而

悔之遂出宣言受委統州鎮兵可集汾東受號令乃建牙陽

曲川軍士素惡兆而樂厲歡莫不皆至長史慕容紹宗諫曰

不可方今四方紛擾人懷異望高公雄才蓋世復使握大兵

於外譬如借蛟龍以雲雨將不可制矣兆弗聽○三年二月

魏自敬宗被囚宮室空近百日爾朱世隆鎮洛陽商旅流通

盜賊不作世隆兄弟密議以長廣王疎遠又無人望欲更立

近親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孝有志度正光中以元義擅權

近親廣陵王恭羽之子也好孝有志度正光中以元義擅權

託藉病不能言也居龍華佛寺無所交通關西大行臺薛孝

通說世隆立之乃以長廣王之命禪位于廣陵王王奉表三

讓然後即位是為即胡皇帝封長廣王暉為東海王大赦改

元晉泰黃門侍郎邢才為赦文叙敬宗枉殺太原王榮之

狀節閔帝曰永安手翦強臣非為尖德直以天未厭亂故逢

成濟之禍耳因顧左右取筆自作赦文帝閉口八年至是乃

言中外欣然以為明主望致太平○高乾及弟敷曹起兵共

討尔朱氏襲據信都尔朱止隆之初為僕射也畏尔朱榮之

威嚴深自刻厲留心儿案應接賓客有開敏之名及榮死無

所顧憚為尚書令家居視事公為貪淫生殺自恣又欲收軍

士之意況加階級計為將軍無復負限自是動賞之官大致

猥濫黑烏賄反人不復貴是時尔朱天光專制關右兆奄有

并汾後魏置西河郡兼晉汾州皆在河東仲遠擅命徐充世

隆居中用事競為貪暴四方之人皆惡爾朱氏而憚其彊莫

敢違也○四月昭明太子統卒太子自加元服上即使省錄

朝政百司進事填委於前太子辯析詐謬秋毫無睹但令改

正不加案劾平斷法獄多所全宥寬和容眾喜愠不形於色

好讀書屬文引援才俊賞愛無倦出宮二十餘年不畜聲樂

天性孝謹初葬其母丁貴嬪遣人求墓地之吉者或賂宦者

俞三副求賣地云若得錢三百力以百力與之二副密啓上

言太子所得地不如今地於上為吉上年老多忌即命市之

葬畢有道士云此地不利長子若厭之或可申延乃為蠟鵝

及諸物理於墓側長子位宮監鮑邈之魏雅初皆有寵於太

子邈之晚見踈於雅乃密啓上云雅為太子厭禱廣雅云厭

首謂行符厭上遣檢掘果得鵝物大驚將窮其事徐勉固諫而

止但誅道士由是太子終身慙懼不能自明及卒上徵其長

子南徐州刺史華容公勳至建康欲立以為嗣銜其前事猶

豫久之卒不立遣還鎮

臣光曰君子之於正道不可少須離也不可跬步失也

彙反說文半步也司馬法凡人一率足曰跬跬二尺也兩率是曰步步六尺也以昭明太子之仁孝

武帝之慈愛一染嫌疑之迹身以憂死非及後昆求古得

凶不可測滌前將仙反滌也不可不戒哉是以危誣之士

奇邪之術君子遠之奇如宜反邪音利周禮有奇表之人在云尚表通義非常也

魏高歡起兵討尔朱氏以兆弑敬宗也孫騰說歡曰今朝正

隔絕號令無所稟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歡乃立勃海大

守元朗為帝朗即位於信都改元中興以歡為侍中丞相都

督中外諸軍事歡以安定王疎遠使僕射魏蘭根慰諭洛邑

且觀節閔帝之為人欲復奉之蘭根以帝神采高明恐於後

難制與高乾兄弟及崔浚共勸歡廢之後同歡遂幽節閔帝

於崇訓佛寺更立平陽王脩乃為安定王作詔策而禪位焉

戊子孝武帝即位於東郭之外帝諱脩孝莊孫酖節閔帝於

門下省葬用殊禮酖直禁反毒酒

考異曰武帝普通三年十一月魏初行正光曆大赦後魏律曆志

云曆成會孝明帝加元服改元正光因命曰正光曆按帝紀正光

元年七月辛卯加元服三年十一月丙午行正光曆今從之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五十七

梁紀

高祖武皇帝下

中大通五年魏爾朱兆殺所乘白馬自縊於樹高歡親臨厚葬之。魏賀拔岳遣使詣晉陽歡與約為兄弟司馬宇文泰自請使晉陽以觀歡之為人歡奇其狀貌曰此兒視瞻非常將留之泰固求復命歡既遣而悔泰至長安謂岳曰高歡所以未篡者止憚公兄弟耳侯莫陳悅之徒非所忌也侯莫陳悅時為秦州刺史公但潛為之備圖歡不難岳大悅以夏州被邊要重欲求良刺史以鎮之眾舉宇文泰岳曰宇文左丞吾左右手何可廢也沈吟累日卒表用之。六年中軍將王思政言於魏王曰高歡之心昭然可知洛陽非用武之地宇文泰乃心王至今往就之還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時帝廣徵州郡兵東郡太守裴俠帥所部詣洛陽王思政問曰今權臣擅

命王室日卑奈何俠曰宇文泰為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戈矛寧肯授人以柄雖欲投之恐無異避湯入火也思政曰然則如何而可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丞相歡首見其變上表極言宇文泰斛斯椿罪惡帝以宇文泰兼尚書僕射為關西大行臺歡勒兵南出告其眾曰孤以爾朱擅命奉戴主上橫為斛斯椿讒構橫為皆去声以忠為逆今者南邁誅椿而已宇文泰亦移檄州郡數歡罪惡自將大軍屯于汝水七月丙午歡引兵度河魏王遂帥南陽王寶炬拒其清河王寶暉廣陽王寶暉以五千騎西出長安歡入洛陽舍於永寧寺集百官謂曰為臣奉主匡救危亂若如不諫爭出不陪從緩則耽寵爭榮急則委之逃竄臣節安在眾莫能對乃收兵雄等殺之泰備儀衛迎帝謁見於東陽驛免冠流涕帝遂入長安以泰為尚書令軍國之政咸取決焉

別置二尚書分掌機事以毛遐周惠達為之時軍國草創二

人積糧儲治器械簡士馬魏朝賴之先是熒惑入南斗熒惑入南斗

南斗天子下殿走乃跌而下殿以讓之及聞魏主西奔慙曰

虜亦應笑天象邪十月魏丞相歡至洛陽又遣僧道榮奉表

於孝武帝曰陛下若遠賜一制許還京洛臣當帥勒文武式

清宮禁若返正無日則亡朝不可無主萬國須有所歸臣寧

負陛下不負社稷帝亦不台歡乃集百官老且立清河世子

善見為帝孝靜帝即位於城東北時年十一改元天平遷都

鄴元魏孝武帝為高歡所逼西入關中乃奉清魏孝武帝

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二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南陽

王寶炬之同產也從帝入關丞相泰使元氏諸士取明月殺

之帝不悅或時鬱鬱或時推按由是復與泰有隙閏十二月

帝飲酒遇酖而殂酖直禁泰乃奉太宰南陽王**寶炬**而立之

○大同元年正月朔魏文帝即位於城西帝諱寶炬孝文之子

也大赦改元大統進丞相泰為安定公泰以軍旅未息吏民

勞弊命所司斟酌古今可以便時適治者為二十四條新制

奏行之泰用蘇綽為行臺郎中居歲餘泰未之知也而臺中

皆稱其能有疑事皆就決之泰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

能對請出議之出以告綽綽為之區處惠達入白之泰稱善

曰誰與卿為此議者惠達以綽對且稱綽有王佐之才泰乃

擢綽為著作郎泰與公卿如昆明池觀魚行至漢故倉池顧

問左右莫有知者泰召綽問之具以狀對泰悅因問天地造

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應對如流泰與綽並馬徐行至池

竟不設網罟而還罟果遂留綽至夜問以政事卧而聽之綽

指陳為治之要素起整衣危坐不竟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

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詰去詰蘇綽真奇士吾方任之以政即

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龍遇日隆綽始制文按程式

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後人多遵用之論天地終始胡

達治道亦良相也所以然者緯知歷代興亡故也宇文泰欲以兵
為強亦自是始為裕民足國之政蓋緯啓之錄然惜哉問天地造
化之始緯應對如流而史失之也夫天地造化有始有終此五經
所不載孔子所未言不知緯所對何說也或問天地造化果有始
乎曰陰陽者天地之氣也造化者天地之事也乾坤天地之性也
覆載天地之德也而未始知天地之始也揚子雲所謂鴻荒之出
者亦放像而形之亦莊子所謂至德之世者惟推高而論之亦極
已來九幾鴻荒幾至德矣由是言之先後不相傳目曰不相際百
猶今也安知其始不知其所始又安知其終也然則終不可
知乎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既曰生是其始矣天下未有不可知
之理也異端之學不知天地日月星辰兩雷電之故者以理為
章也深於易則太極在我矣太極在我一終始在我一
日百終始可也參千力哉而一終始可也

將軍徐勉卒勉雖骨鯁不及范雲勉古本反骨強四支故君

不阿意苟合故梁世言賢相者稱范徐云○東魏封丞相

歡之子洋為太原公洋內明決而外如不惠兄弟及眾人皆

嗤鄙之獨歡異之嘗欲觀諸子意識使各治亂絲洋獨抽刀

斬之曰亂者必斬又各配兵四出使都督彭樂帥甲騎偽攻

之兄澄等皆怖撓普故反撓女洋獨勒眾與樂相格樂免

曹言情猶擒之以獻○二年東魏勃海世子澄年十五為并

州刺史求入鄴輔朝政丞相歡不許丞相主簿孫奉為之請

驛立乃許之以澄為尚書令魏朝雖聞其器識猶以年少期

之既至用法嚴峻事無凝滯中外震肅○三月丹陽陶弘景

卒弘景博學多藝能好養生之術仕齊為奉朝請請才棄

官隱居茅山上早與之遊及即位恩禮甚篤每得其書暴香

虔受屢以手敕招之弘景不出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

不先諮之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之山中宰相將沒為詩曰

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時士大

夫競談玄理不習武事故弘景詩以之○尚書右丞江革子四
上封事極言政治得失五月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
在下朕有過失不能自覺江革子四等封事所言尚書可時加
檢括於民有蠹患者宜速詳啓蠹都故反虫○上待魏降將
賀拔勝等甚厚勝等思歸上許之親餞之於南苑餞音踐送

勝懷上息自是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行至襄城東魏丞
相歡遣侯景以輕騎邀之勝等棄舟自山路逃歸至長安詣
闕謝罪魏主執勝手歎曰既反數息也乘輿播越天也

非卿之咎。九月東魏以定州刺史侯景兼尚書右僕射南
道行臺督諸將入寇十月景進軍淮上南北司二州刺史陳

慶之擊破之景棄輜重走。二年六月東魏遣常侍李諧來
聘以盧元明李業與副之七月諧等至建康上引見與語應

對如流諧等出上目送之謂左右曰朕今日遇勅敵勅京
卿輩嘗言北間全無人物此等何自而來是時鄴下言風流

者以諧及隴西李神雋范陽盧元明北海王元景弘農楊遵
彥清河崔贍為首詩南北通好務以俊又相誇銜命接客必

盡一時之選無才地者不得與焉每染使至鄴鄴下為之傾
動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覘之一言制勝澄為之拊掌拊拍手

魏使至建康亦然。八月魏丞相泰帥李弼等十二將伐東

魏九月東魏丞相歡將出兵拒魏行臺郎中杜弼請先除內
賊歡問內賊為誰弼曰諸勳貴掠奪百姓者是也歡不應使

軍士皆張弓注矢舉刀按稍稍角反夾道羅列命弼冒出其間
弼戰慄流汗歡乃徐諭之曰矢雖注不射刀雖舉不擊稍雖

按不刺爾猶亡竟失膽諸勳人身犯鋒鏑鋒戈也刃也鏑箭也音嬌百
死一生雖或貪鄙所取者大豈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頓首謝

不及歡每號令軍士常令丞相屬代郡張華原宣旨其語鮮
卑則曰漢民是汝奴夫為汝耕婦為汝織輸汝粟帛令汝溫

飽汝何為陵之其語華人則曰鮮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
一匹絹為汝擊賊令汝安寧汝何為疾之。閏月東魏丞相

歡將兵二十萬自壺口趣蒲津時魏丞相泰所將將士不滿
萬人泰召諸將謀之開府儀同三司李弼曰彼眾我寡不可

平地置陣陣音陳此東十里有一澗曲可先據以待之泰從之背
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拒俱兩反陣音左傳

水東西為陳李弼為右拒趙貴為左拒拒俱兩反陣音左傳

命將士皆偃戈於葦中約聞鼓聲而起時日加中持

東魏兵至渭曲斛律走舉曰黑獺獺此漢反舉國而來欲一

死決且渭曲葦深土濘濘此漢反無所用力不如緩與相持密

分精銳徑掩長安巢穴既傾則黑獺不戰成擒矣歡曰縱火

焚之何如侯景曰當生擒黑獺以示百姓若衆中燒死誰復

信之彭樂盛氣請鬪曰我衆賊寡百人擒一何憂不克歡從

之東魏兵望見魏兵少爭進擊之無復行列兵將交丞相泰

鳴鼓士皆奮起千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帥鐵騎橫擊

之東魏兵中絕為二遂大破之李弼弟擿擿此漢反身小而勇每

躍馬陷陳隱身鞍甲之中敵見皆曰避此小兒泰歎曰膽決

如此何必八尺之軀征虜將軍耿弇貴殺傷多甲裳盡赤泰

曰觀其甲裳足知令貴之勇何必數級歡夜度河去喪甲士

八萬人棄鎧仗十有八萬丞相泰還軍渭南乃於戰所人種

柳一株以旌武功。四年七月東魏侯景高敖曹等圍魏獨

孤信于金墉大師歡帥大軍繼之。魏主將如洛陽拜園陵

會信等告急遂與丞相泰俱東泰進軍遷東侯景等夜解圍

去泰帥輕騎追景至河上景與泰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

失所之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散都督李穆下馬以

策杖泰背馱丑栗反策扶謂罵曰龍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

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捨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魏兵復振擊東魏兵大破之。魏自正光以後四方多事民

避賦役多為僧尼至二百萬人寺有三萬餘區至是東魏始

詔牧守令長擅立寺者計其功庸以枉法論。東魏以高澄

攝吏部尚書始改崔亮年勞之制銓擢賢能又沙汰尚書郎

他蓋妙選人地以充之凡才名之士雖未薦擢皆引致門

下與之遊宴講論賦詩士大夫以是稱之。五年正月以丹

陽尹何敬容為尚書令自晉宋以來宰相皆以文義自逸敬

容獨勤薄領日旰不休傳居案反世也為時俗所嗤鄙

知反自徐勣周捨既卒當權要者外朝則何故容內省則朱

異敬容質慙無文慙苦用反也願也以綱維為已任異文華敏洽曲

營卅言二人行異而俱得幸於上異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

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

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暇車馬填門唯王承主稚及褚

翔不往。御史中丞參禮儀事賀琛奏南北二郊及籍田往

還並宜御輦不復乘輅詔從之祀宗廟仍乘玉輦。九月魏

置紙筆於陽武門外以求得失。十一月東魏人以正光曆

浸差命校書郎李業興更加修正以甲子為元號曰吳光曆

既成行之。散騎常侍朱异奏頃來置州稍廣而小大不倫

請分為五品其位秩高下參僚多少皆以是為差詔從之於

是上品二十州次品十州次品八州次品二十三州下品二

十一州時上方事征伐恢拓境宇拓他各北踰淮汝東距彭

城西開梓柯南平俚洞楚伐夜郎至日蘭盤船於岸故名

其地曰梓柯俚兩耳反南夷種名建置州郡紛綸甚眾故异請分之其下品

皆異國之人來歸附者徒有州名而無土地或因荒徼之民

徼吉弔反荒所居村落置州及郡縣刺史守令皆用彼人為

之尚書不能悉領山川險遠職貢罕通五品之外又有二十

餘州不知處所凡一百七州又以邊境鎮戍雖領民不多欲

重其將帥皆建為郡或一人領二三郡太守州郡雖多而戶

口日耗矣。魏自西遷以來禮樂散逸丞相泰命左僕射周

惠達吏部郎中唐瑾瑾反損益舊章至是稍備。六年七月

司空袁昂卒遺疏不受贈謚敕諸子勿上行狀及立銘誌上

不許贈本官謚穆正公。七年五月魏以待中宇文測為大

都督行汾州事測為政簡惠得士民心地接東魏東魏人數

來寇抄測擒獲之命解縛引與相見為設酒殺待以客禮并

給糧餼餼許既反糧芻米也餼餼生肉也衛送出境東魏人大慙不復為寇

汾晉之間遂通慶弔時論稱之或告測交通境外者丞相泰

泰

泰

恣曰測為我安邊我知其志何得間我骨肉命斬之。魏丞
相泰欲革易時政為疆國富民之法大行臺度支尚書蘇綽
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負置二長并置巾田以資軍國又
為六條詔書九月始奏行之一曰清心二曰敷教化三曰盡
地利四曰擢賢良五曰恤獄訟六曰均賦役泰甚重之常置
諸坐右又令百官習誦之其牧守令長亦六條及計帳者不
得居官。東魏詔羣臣於麟趾閣議定法制謂之麟趾格冬
十月頒行之。是歲魏又益新制十二條。東魏丞相歡以
諸州調絹不依舊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為匹魏自
喪亂以來農商失業六鎮之民相帥內徙就食齊晉歡因之
以成霸業東西分裂連年戰爭河南州郡鞠為茂草公私困
竭民多餓死歡命諸州濱河及津梁皆置倉積穀以相轉漕
供軍旅備饑饉又於幽瀛滄青四州傍海煮鹽滄瀛海濱軍國
之費粗得周贍至是東方連歲大稔醴而其地解至九錢山東
之民稍復蘇息矣。八年三月魏初置六軍。十二月東魏
以光州刺史李元忠為侍中元忠雖處要任不以物務干懷
唯飲酒自娛丞相歡欲用為僕射出子澄言其放達常醉不
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
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酒。九年正月東魏御史中尉高
仲密以虎牢叛降魏魏丞相泰帥諸軍以應之以李遠為前
驅至洛陽三月東魏丞相歡將兵十力至河北泰退軍灤上
歡渡河據邙山為陳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灤曲夜登邙
山以襲歡候騎白歡曰賊距此四十餘里蓐食乾飲而來歡
曰自當渴死乃正陳以待之黎明魏音離猶此也泰軍與歡
軍遇東魏彭樂以數千騎為右甄衝魏軍之北垂所向奔潰
遂馳入魏營人告彭樂叛歡甚怒俄而西北塵起樂使來告
捷諸將乘勝擊魏大破之斬首二萬餘級歡使彭樂追泰泰
窘謂樂曰汝非彭樂邪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邪樂

從其言而歸明日復戰泰為中軍趙賈為左軍若干惠等

首切若丁虜復姓其先與魏俱起以國為姓惠其名為右軍合擊東魏大破之悉俘其

部卒歡馳馬走從者步騎七人東魏軍士有逃奔魏者告以歡

所在泰募勇敢三千人皆執短兵配大都督賀拔勝以攻之

勝識歡於方間執樂與十三騎逐之馳數里槊刃垂及武衛

將軍段韶射勝馬斃之比副馬至歡已逸去勝歎曰今日不

執弓矢天也東魏兵復振泰與戰不利會日暮魏兵遂遁東

魏兵追之獨孤信于謹收散卒自後擊之追兵驚擾泰遂入

關屯渭上歡進至陝行臺郎中封子繪言於歡曰混一東西

正在今日昔魏太祖平漢中不乘勝取巴蜀失在遲疑後悔

無及願大王不以為疑歡深然之集諸將議進止陳元康曰

兩雄交爭歲月已久今幸而大捷天授我也時不可失當乘

勝追之歡不從使劉豐生將數千騎追泰遂東歸泰乃口王思

政於玉壁使守相農思政脩城郭起樓櫓櫓即古切城上守御

露上無營農田積芻粟由是相農始有守御之備十一月

魏諸牧守共請丞相泰泰命河北太守裴俠魏胡別立謂諸

牧守曰裴俠清慎奉公為天下最有如俠者可與俱立眾默

然無敢應者泰乃厚賜俠朝野歎服號為獨立君。十年五

月魏琅邪貞獻公賀拔勝諸子在東者丞相歡盡殺之勝憤

恨發疾而卒丞相泰常謂人曰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

公臨陣如平時真大勇也。七月魏更權衡度量命尚書蘇

綽損益三十六條之制總為五卷頒行之搜簡賢才為牧守

令長皆依新制而遣焉數年之間百姓便之。東魏自正光以

後政刑弛縱弛音息反在位多貪汙丞相歡啓以司州中從

事宋遊道為御史中尉高澄固請以吏部郎崔暹為尚書左

丞澄謂暹遊道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

然暹選畢義盛等為御史時稱得人。十一年三月魏丞相

泰始通使於突厥突厥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居西海其

也一何悖哉得通味反又浦其餘淫侈者之九百習以成俗日

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為禁制道以生

儉糾奏浮華變其目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取不能

及羣故勉彊而為之苟以淳素為先足正彫流之弊矣其三

以為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筭

之人謂計較反以量名各谷一川筒竹器容斗二升既得伏表

在哀便欲雖有悲反謂小而不大也既得伏表

黜財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心存明恕推務吹毛求疵璧

肌分理以深刻為能以繩逐為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

威福犯罪者多巧避滋其長弊增茲實由於此誠願責其公

平之效黜其譏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微倖之患矣儼

曉城字幸或姓下其四以為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

省事息費事省則民養費息則財聚應內省職掌各檢所部

凡京師治署邸肆謂曰舍也及國容戎備四方屯傳邸

治謂張懸反有所宜除除之有所宜減減之興造有非急者

徵求有可緩者皆且停省以息費休民故畜其財者所以大

用之也養其民者所以大役之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

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防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可以

語富彊而圖遠大矣啓奏上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以

青珠太指以為朕有天下四十餘年公車謹言謹音音黨日關

聽覽所陳之事與卿不異每苦倖愆更增悻惑悻呼昆反亂

卿不宜自同闔首謂顯顯顏師道以闔首下權之人止取名字

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不分別顯言某刺

史橫暴曠胡孟某太守貪殘尚書蘭臺某人姦猾使者漁獵

並何姓名取與者誰明言其事得以誅黜更擇材良又士民

飲食過差若加嚴禁密房曲屋云何可知儻家家搜檢恐益

增苛擾若指朝廷我無此事者之牲牢謂牛馬豕犬不宰殺

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蠶之譏蠶音音悉蠶所

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蠶之譏蠶音音悉蠶所

朝中會同菜蔬而已若復減此必有蠶之譏蠶音音悉蠶所

也說文舉作饗唐國風之若以為功德事者皆是園中之物變

一瓜為數十種治一菜為數十味以變故多何損於事我自

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多歷年所乃至宮人亦不食國家之

食凡所營造不關材官及以國匠皆資舊備以成其事勇怯

不同貪廉各用亦非朝廷為之傳習其所以朝廷為性乃自甘

之當思致悖所以卿云宜道之以節儉朕絕房室三十餘年

至於居處不過一牀之地雕飾之物不入於宮愛生不飲酒

不好音聲所以朝中曲宴未嘗奏樂此羣賢之所見也朕三

更出治事隨事多少事少不削得竟事多日足芳食日與音則

日常一食若晝若夜昔要腹過於十圍日與音則今之瘦削裁二

尺餘舊帶猶存非為妄說為誰為之救物故也卿又曰百司

莫不奏事詭說求進今不使外人呈事誰尸其任專委之人

云何可得古人云專聽生茲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

之付王莽呼鹿為馬又可法歟卿云吹毛求疵復是何人孽

肌分理復是何事治署郎肆等何者宜除何者宜減何處興

造非急何處徵求可緩各出其事具以奏聞富國彊兵之術

息民省役之宜並宜具列若不具列則是欺罔朝廷佇聞重

奏當復省贖符之尚書班下海內庶惟新之美復見今日珠

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上為人孝慈恭儉博學能文陰陽

卜筮騎射聲律草隸圍碁無不精妙勤於政務冬月四更竟

即起視事執筆觸寒手為鉅裂細皮起也自天監中用釋氏

法長齋斷魚肉日止一食惟菜羹糲飯而已糲飯又洛

之不惜者謂或遇事繁日終中則嗽口以過身衣布衣既於

木絲卓帳一冠三載一衾三年後宮貴妃以下衣不曳地性

不飲酒非宗廟祭祀入饗會及諸法事未嘗作樂雖居暗室

恒理衣冠小坐盛暑未嘗裝袒襪去屐反纏也對內豎小臣

如遇太賓然優假士人太過牧守多侵漁百姓使者干擾郡

縣又好親任小人頗為苛察多造塔廟公私費損江南久安

風俗奢靡故琛啓及之上惡其觸實故怒

臣光曰梁高祖之不終也宜哉夫人主聽納之失在於叢

脞叢才公反脞倉果反書曰元首人臣獻替之病在於煩

碎是以明王守要道以御萬機之本忠臣陳大體以格君

心之非故身不勞而收功遠言至約而為益大也觀夫賀

琛之諫亦未至於切直而高祖已赫然震怒護其所短矜

其所長詰會恭之主名問勞費之條且困以難對之狀責

以必窮之辭自以蔬食之儉為盛德日昃之勤為至治君

道已備無復可加羣臣咸規舉不足聽如此則自餘切直

之言過於琛者誰敢進哉由是姦佞居前而不見大謀顛

錯而不知名辱身危覆邦絕祀為千古所閔笑豈不哀哉

上敦尚文雅疎簡刑法自公卿大臣咸不以鞠獄為意鞠居

窮理罪姦吏招權弄法貨賂成市枉監者多大率一歲刑以

上歲至五千人徙居作者具五任其無任者著升械若疾病

權解之是後囚徒或有優劇時王侯子弟多驕淫不法上年

老厭於萬機又專精佛戒再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懌或

謀反事覺亦泣而有之由是王侯益橫或白書殺人於都街

或暮夜公行剽掠有非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捕上深

知其弊而溺於慈愛不能禁也○中大同元年三月上幸同

泰寺遂停寺省講三慧經夏四月解講大赦改元是夜同泰

寺浮圖災上曰此魔鬼也宜廣為法事羣臣皆稱善乃下詔曰

道高魔益行善郭生心鬼能然土不仁增往日遂起十二層浮

圖將成值侯景亂而止○先是江東唯建康及三吳荆郢煙

州名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雜以穀帛交廣專以金銀為

貨上自鑄五銖及艾錢二品並行禁諸古錢由是民私鑄者

多物價騰踊交易者至以車載錢不復計數又自破嶺以東

八十為百名曰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為百名曰西錢建康以

九十為百名曰長錢七月詔曰朝四暮三眾狙皆喜狙七徐

反徐

新子齊物篇曰相公賦芋曰朝三而暮四
名實未虧而喜怒為

用頃聞外間多用九陌錢陌減則物貴陌足則物賤非物有
貴賤乃心有顛倒至於遠方日更熾其徒亂王制无益民財
自今可通用足陌錢令書行後百日為期若猶有犯男子謫
運女子質作並同三年詔下而人不從錢陌益少至于季年
遂以三十五為百云○八月東魏高澄遷洛陽石經五十二
碑於鄴○東魏丞相歡攻玉壁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
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歡於城南起土山
欲乘之以入城上先有一樓孝寬縛木接之令常高於土山
以禦之歡使告之曰雖小縛樓至天我當穿地取尔乃鑿地
為十道孝寬掘長塹壘壘七壘邀其地道選戰士屯塹上每穿
至塹戰士輒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有在地道內者
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一鼓皆焦爛敵以攻車撞城車之所
及莫不摧毀无能禦者孝寬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張之布既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懸空車不能壞敵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并欲焚
樓孝寬作長鉤利其刃火竿將至以鉤遙割之松麻俱落敵
又於城四面穿地為二十道其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
崩孝寬隨崩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
而城中守禦有餘孝寬又奪據其土山歡无如之何智力皆
困因而發疾有星隕歡營中士卒驚懼十一月解圍去徵世
子澄會晉陽魏以韋孝寬為驃騎大將軍時人以王思政為
知人○魏司農卿蘇綽性忠儉常以喪亂未平為已任薦賢
拔能紀綱庶政丞相泰推心任之入莫能間或出遊常預署
空紙以授綽有須處分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為
國之道當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每為公卿論議自書達
夜事无巨細若指諸掌積勞成疾而卒泰深痛惜之謂公卿
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
如厚加贈謚又垂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尚書令史麻瑤

越次進曰儉約所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

一乘泰與羣公步送出司州郭外泰於車後酌酒言曰對虛

繼尚書平生為事妻子兄弟所不知者吾皆知之唯尔知吾

心吾知尔志方欲共定天下遽捨吾去亦何因卒聲慟哭不

覺危落於手危危多反○東魏河南大行臺侯景右足偏短

弓馬非其長而多謀弄諸將高敖曹彭樂等皆勇冠一時景

常輕之曰此屬皆如豕突執何所至突隨後切豕性丞相歡

使將兵十萬專制河南杖任若已之半体景素輕高澄嘗曰

高王在吾不敢有異王沒吾不能與鮮卑小兒共事及歡疾

篤澄詐為歡書以召之景聞歡疾篤用其行臺郎王偉計遂

擁兵自固歡謂澄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常有飛揚跋

扈之志跋扈發制是侯古顧我能畜養非汝所能駕御也堪

敵景者唯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留以遺汝又曰邙山之

戰吾不用陳元康之言留患遺汝死不瞑目瞑目○太清

元年正月東魏勃海獻武王歡卒歡性深密終日儼然人不

能測機權之際變化若神制馭軍旅法令嚴肅聽斷明察不

可欺犯擢人受任在於得才苟其所堪无問所養撫相又反

者或有虛聲无實者皆不任用雅尚儉素刀劍鞍勒無金玉

之飾必能刻飲自當大任不過三爵知人好士全護勳舊

每獲敵國盡節之臣多不之罪由是文武樂為之用世子澄

秘不發喪唯行臺左丞陳元康知之侯景自念已與高氏有

隙內不自安據河南叛歸于魏澄遣司空韓軌督諸軍討景

○二月魏以侯景為太傅景又遣丁和來上表言臣与高澄

有隙請幸函谷以東瑕丘以西豫黃穎荆襄兗南兗濟東豫

洛陽北荆北揚等十三州內附唯青徐數州僅須折簡折簡

王紙傳也現且黃河以南皆臣所職易同反掌若齊宋一平徐

事燕趙上召羣臣廷議尚書僕射謝朏等皆曰頃歲与魏通

和邊境無事今納其叛臣竊謂非宜上曰得景則塞北可清

機會難得豈宜膠柱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
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官脫致紛紜悔之何及宋昇揣
知上意揣初委反度也對曰聖明御宇南北歸仰拒而不內恐絕後
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以景為大將軍封河南王周弘正善
占候前此謂人曰國家數年後當有兵起及聞納景曰亂階
在此矣。東魏高澄入朝于鄴虛葬齊獻武王於漳水之西
潛鑿成安鼓山石窟佛頂之傍為穴納其柩而塞之殺其羣
匠及齊之亡也一匠之子知之發石取金而逃。東魏靜帝
美容儀旅力過人射無不中。中竹仲反傷也好文學從容沈雅時人
以為有孝文風烈大將澄深忌之始獻武王自病逐君之醜
事靜帝禮甚恭故其下奉帝莫敢不恭及澄富國倨慢頓其
帝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運恥本自
江海人忠義動君子侍講荀濟知帝意乃與元瑾等謀誅澄
事覺澄幽帝於含章堂東濟等於市高澄以杜弼為軍司攝
行臺左丞臨發問以政事之要可為戒者弼請口陳之曰天
下大務莫過賞罰賞一人使天下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之
人懼苟二事不失自然盡美澄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
。東魏使軍司杜弼作檄移梁朝曰侯景自生猜貳。猜倉才反疑也
遠託閔隴依憑茲為逆主定君臣之分偽相結兄弟之親豈
曰無恩終成難養今乃授之以利器誨之以慢藏使其執得
容姦時堪乘便則必自據淮南亦欲稱帝但恐楚國亡援禍
延林木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後梁室禍敗皆如弼言。魏岐
州父經變亂刺史鄭穆初到有戶二千穆撫循安集數年之
間至四萬餘戶考績為諸州之最。最祖外反上功曰最丞相泰擢穆為
京兆尹。二年太子於玄圃自講老莊何敬容謂學士吳孜
曰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羯居謁反羯者虜之別號或作羯今
東宮復爾江南亦將為戎乎。侯景與東魏戰敗自求貶削
上以景兵新破未忍移易即以景為南豫州牧光祿大夫蕭

介上表諫曰竊聞凶人之性不移天下之惡一也昔呂布殺

丁原以事董卓終誅董而為賊劉牢反王恭以歸晉還背晉

以構妖何者狼子野心終無馴狎之性馴狎倫反順也養虎之喻必

見飢噬之禍侯景以凶狡之才狡古巧反荷高歡如翼之遇

歡墳土未乾即還反噬逃死關西宇文不容故復投身於我

棄鄉國如脫屣屣所綺反履不躡跟曰背君親如遺芥芥君

草豈知遠慕聖德為江淮之純臣乎臣朽老疾侵不應干預

朝政但楚囊將死有城郢之忠衛魚臨亡亦有尸諫之節臣

忝為宗室遺老敢忘劉向之心上歎息其忠然不能用。二

月東魏大將軍澄數遣書移復求通好上與朝臣議之朱异

張綰等皆曰羊吏反靜寇息民和實為便司農卿傅岐獨

曰傳力遇反姓也本自傳談出高澄何事須和必是設間居

計中已异等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异言景果為反計是

後表疏稍稍悖慢又聞徐陵等使魏及謀益甚臨賀王正德

所至貪暴不法屢得罪於上由是憤恨陰養死士儲米積貨

幸國家有變景知之致牋於正德曰今天子年尊姦臣亂國

大王屬當儲貳諸陳如反儲副中被廢黜四海業業歸心大王景雖不

敏實思自效願王充副誠款正德大喜曰機事在速今其時矣

景反於壽陽以誅朱异徐麟陸駿周石珍為名异等皆以姦

佞驕貪蔽主弄權為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上問討景之

策於都官尚書羊侃侃請以一千人急據采石采石即牛渚

險胡其地固可守令邵陵王綸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

烏合之衆自然瓦解解胡介反朱异曰景必無度江之志遂

寢其議侃曰今茲賊矣上以臨賀王正德為平北將軍都督

京師諸軍事屯丹陽郡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荻亭

屬密以濟景景自橫江濟于采石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至

慈胡建康大駭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混亂無復次第是

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公卿在位。及閭里士大夫罕見。兵甲賊至。猝迫公私。駭震宿將已盡。後進少年並出在外。軍旅拍搗。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正德守宣陽門。帥衆於張侯橋迎景。入宣陽門。至闕下。正德即帝位。詔稱普通已來。姦邪亂政。上又不豫。社稷將危。河南王景釋位來朝。猥用朕躬。紹茲寶位。可大赦。改元正平。魏太師泰殺安定國臣王茂。而非其罪。尚書左丞柳慶諫。泰怒曰。卿黨罪人。亦當坐。執慶於前。慶辭色不撓。曰。慶聞君蔽於事。為不明。臣知而不爭。為不忠。慶既竭忠。不敢愛死。但懼公為不明耳。泰寤。亟使赦茂。不及。賜茂家錢帛。曰。以旌吾過。二年正月。朝野以侯景之禍。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故事。尚書官不以為贈。上痛惜异。特贈尚書右僕射。侯景偽求和。上怒曰。和不如死。太子固請曰。宜且許其和。更為後圖。遂報許之。景了無去志。決石闕前水百道攻城。晝夜不息。邵陵世子堅屯太陽門。

終日痛飲。蒲胡反。博。不恤吏士。其書佐董勛。勳許六反。熊。

曇朗恨之。饒徒反。乃於城西北樓引景衆登城。上聞城已陷。歎

曰。自我得之。自我失之。亦復何恨。俄而景入。見於太極東堂。

以甲士五百人自衛。景稽顙殿下。顙康礼反。顙寫。典儀引就

三公榻。榻土盍反。榻也。景不敢仰視。汗流被面。退謂王僧貴曰。吾常

跨鞍對陳矢刃。交下而意氣安緩。了無怖心。今見蕭公使人

自愴。懼也。怯也。豈非天威難犯。吾不可以再見之。於是悉撤

兩宮侍衛。縱兵掠乘輿。服御宮人皆盡。更以正德為侍中。大

司馬。上雖外為侯景所制。而內甚不平。景欲以宋子仙為

司空。上曰。調和陰陽。安用此物。景又請以其黨二人為便殿

主帥。上不許。景不能彊。心甚憚之。太子入泣諫。上曰。誰令汝

來。若社稷有靈。猶當克復。如其不然。何事流涕。景使其軍士

入直省中。或驅驢馬帶弓刀。出入宮庭。上怪而問之。直閣將

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

軍周石珍對曰。侯丞相甲士。上大怒。叱石珍曰。是侯景何謂

丞相左右皆懼是後上所求多不遂志飲膳亦為所裁節憂
憤成疾五月丙辰上卧淨居殿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
殂年八十六景秘不發喪遷殯於昭陽殿迎太子於永福省
使如常入朝王偉陳慶皆侍太子太子嗚咽流涕於胡反
更明不敢泄聲殿外文武皆莫之知平已發高祖喪升梓宮
於太極殿是日太子即皇帝位大赦侯景出屯朝堂分兵守
衛。六月臨賀王正德怨侯景賣已密書召鄱陽王範使以
兵入景遮得其書縊殺之。八月東魏勃海文襄王高澄為
蘭京所弑京蘭欽之子澄以爲時变起倉猝内外
震駭太原公洋聞之拍案部分入討羣賊斬而鬻之屠力亮
也洋秘不發喪勲貴以重兵皆在并州勸洋早如晉陽洋從
之東魏主竊謂左右曰大將軍今死似是天意威權當復歸
帝室矣甲午洋入謁東魏主於昭陽殿從甲士八千人登階
者二百餘人皆攘袂扣刃若對嚴敵及出東魏主目送之曰
此人又似不相容朕不知死在何日晉陽舊臣宿將素輕洋
及至大會文武神彩英暢言辭敏洽衆皆大驚澄政令有不
便者洋皆改之。十二月始興太守陳霸先結郡中豪傑欲
討侯景郡人侯安都張德等息各帥衆千餘人歸之遣使
間道詣江陵受湘東王繹節度。

考異曰太清二年相東王繹遣上 僧辯將舟師萬人東下太清
云僧辯將精兵二万分從果書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五十七

